



布老虎中篇书系

大声呼吸

荆永鸣 著

白水羊头葫芦丝
北京候鸟
成功者老门
大声呼吸
老家

主编：孟繁华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主编：孟繁华



布老虎中篇小说系

大声呼吸

荆永鸣 著

白水羊头葫芦丝
北京候鸟
成功者老门
大声呼吸
老家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
· 沈阳 ·

© 荆永鸣 201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声呼吸 / 荆永鸣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12.10

(布老虎中篇书系)

ISBN 978-7-5313-4299-1

I. ①大… II. ①荆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63751 号

大声呼吸

责任编辑 韩忠良 张玉虹

责任校对 陈 杰

装帧设计 冯少玲

幅面尺寸 165mm×230mm

字 数 230千字

印 张 14.5

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2012年10月第1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投稿网址 www.chinazuojia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东北印刷厂

ISBN 978-7-5313-4299-1

定价: 28.00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4-23888115

目录

■ 白水羊头葫芦丝	001
■ 北京候鸟	043
■ 成功者老门	093
■ 大声呼吸	127
■ 老 家	173
■ 后 记	229

布老虎 中篇小说 书系

Bulaohu
ZhongpianXiaoshuo
Shuxi

白水羊头葫芦丝

离开了那对四川父子之后，马

欢便悠悠荡荡地来到一条小吃街上。这条小吃街位于城市的中心地区。原先，它只不过是几条横竖相通的胡同，很破败，都快腐朽了。后来经开发商一鼓捣，才变了样。在过去的基础上，他们依据不同的房屋格式，把它打造成了不同风格的底商或双层小楼，圆瓦，灰檐，绿窗，红门，特别仿古。二层楼台上，有瓷器城、饰品店、游戏厅……此外还有一方露天戏台，偶尔一通锣鼓之后，不知从哪里请来的草台班子，还会尖着嗓子或唱着喉哝为客人免费唱几段梨园小戏。楼下，除了一条胡同摆满了各类杂货古玩之类的商摊儿，与此相连的另外几条胡同，则全是小吃：担担面、酸辣粉儿、冰糖葫芦、羊肉串、爆肚、竹筒饭……并且十里臭，入口一片香。一的油炸臭豆

白水羊头葫芦丝

离开了那对四川父子之后，马欢便悠悠荡荡地来到一条小吃街上。这条小吃街位于城市的中心地区。原先，它只不过是几条横竖相通的胡同，很破败，都快腐朽了。后来经开发商一鼓捣，才变了样。在过去的基础上，他们依据不同的房屋格式，把它打造成了不同风格的底商或双层小楼，圆瓦，灰檐，绿窗，红门，特别仿古。二层楼台上，有瓷器城、饰品店、游戏厅……此外还有一方露天戏台，偶尔一通锣鼓之后，不知从哪里请来的草台班子，还会尖着嗓子或粗着喉咙为客人免费唱几段梨园小戏。楼下，除了一条胡同摆满了各类杂耍古玩之类的商摊儿，与此相连的另外几条胡同，则全是小吃：担担面、酸辣粉儿、冰糖葫芦、羊肉串、爆肚、竹筒饭、“开坛十里臭，入口一片香”的油炸臭豆腐……可谓百般花样，几乎把中国各地的名优小吃一网打尽。此外，还有什么土耳其烤肉、日船章鱼小丸子……各种幌子五彩缤纷，如天花乱坠，一派繁荣。从早到晚，这里都是人头攒动。在嗅觉与视觉的刺激之下，让人满含口水不能自持。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姑娘，面对满街的小吃，眼花缭乱，不知从何下口，兴奋得直搓手，嘴里一个劲儿地哇噻……

正是中午，城市上空的太阳极其明亮。小吃街里的人越来越多，男男女女，蚂蚁般的稠密。俗话说，人多事就多。马欢背着一个很大的破帆布包，别别扭扭地走在人流里，尽管他左闪右躲，肩上的背包一碰，还是把人家的嘴给扎破了。其实，像这样的事在小吃街里是并不鲜见的。前不久一个三十多岁的外地男人在追赶一个小偷的时候，猛地一撞，就把正在吃

羊肉串的一个姑娘的嘴给扎漏了，从左腮上露出来的竹签足有一寸多长。当时，那个姑娘的男友都疼疯了，一把揪住那个男人的脖领子，挥手就给了他一拳，还不解劲，又给了他一拳。然后小伙子才哭了。他一手揪着那个男人的脖领子，一手挽着女友的胳膊，拖拖拉拉地去了医院。这一幕，让所有围观的人都看得心惊肉跳。俗世间，仅仅是为了一个“吃”字，就上演过多少人生的悲剧啊。

相比之下，马欢算是幸运的。被他扎破嘴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，他把一口油炸臭豆腐吐到地上，又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，然后张开嘴，让老伴踮着脚往里看了看。听老伴说没啥事儿，就破了一块小皮儿，老汉只是用愠怒的目光看了马欢一眼，说，你这个年轻人呀，走路咋还不小心点呢？

马欢吓得脸都白了，连声说，大爷对不起，我真不是有意的，大爷……

大爷不吱声，大爷沉默了。沉默了一会儿，他才想起什么似的看了看手上的那半串油炸臭豆腐，又往地上唾了一口唾沫。马欢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，嗫嚅着说，大爷……您没事吧？大爷看了马欢一眼，扬了扬手。这时大爷的老伴说话了，她说这孩子，还站在这里干啥？我早就说没事了。

马欢这才走了。

马欢一走，站在旁边看热闹的人却说话了。他说，嘿！怎么叫他走了啊？大爷的老伴说，不让他走咋着？那人说咋着？让他瞧病去呀。大爷的老伴笑了，她说瞧啥病，又没扎坏。那人说，不瞧病也不能让他白扎呀，您说是不是？大爷的老伴说，不白扎还能咋的他？那人说要钱呀，少说也得要他个百儿八十的呀！大爷的老伴不吱声了。大爷看了那人一眼，也没说啥。那人看着这对夫妻说不出来道不出去的样子，一下子就泄了气，只好转身离去。一边走一边嘟哝着，真他妈新鲜！

离开那对夫妻之后，马欢非常沮丧。他恨不得马上离开这种是非之地，不转了。只是走在这么一条人挨人的小街上，马欢不但走不快，同时还得小心着，生怕再把一个什么人的嘴给扎坏了。脚步一慢下来，原本有

点焦躁的心情就缓解了。一时想到自己的处境，马欢就决定，既然来了，就还是找找看吧。

马欢是被人一个耳光打到这条小吃街来的。在此之前，他曾受雇于四川的一对父子。儿子叫小坠儿，十五岁，还是个孩子。看上去足有六十岁开外的父亲其实并不老，才四十八。因为是个罗锅儿，住在一个院子里那些做各种生意的外地人，都叫他“老锅”。别看老锅是个罗锅儿，做起油条和豆腐脑儿来，却是一把好手，他做的豆腐脑儿，是真正的豆腐脑儿，一勺一碗，白白嫩嫩，浇上用淀粉勾芡的卤子，上面再放一点红的辣椒、绿的香菜，一勺入口，满嘴豆香。老锅做的豆腐脑儿用的是纯正的大豆，绝不掺假。油条也是，按照传统的路子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老锅的摊位摆在一条小街上。说是摊位，其实就是两个三轮车，一个车上放着提前做好的豆腐脑儿，另一个车上放着炉子、油锅，旁边再放一块很小的面板。没有可供客人用餐的桌子。原来有过几张折叠式的简易条桌，后来没了，让城管人员一顿收拾，胡乱地扔到一辆小卡车上，凶着脸拉走了。好在大多数城里人在吃早餐的问题上不太挑剔，也没有时间挑剔，买上油条或豆腐脑儿，有的拿回家去吃了，有的一手拿着两根油条一手抓着自行车把，一骗腿就骑上去了，边走边吃。

马欢在那里干了两个多月。他和那对父子一直相处得很好，他们同吃同住，每天早晨一同在这条小街上卖油条和豆腐脑儿，根本看不出谁是雇主，谁是雇工。不知道的，还以为是小坠儿来了一个哥哥，老锅又来了一个儿子呢。

没想到，有一天出事了。

这事说起来还有点复杂。那天早晨，马欢在给一位顾客往那种一次性的小餐碗里盛豆腐脑——那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子，她穿着一件小碎花睡衣，趿着拖鞋，一头秀发是那种没经过梳理的随便，甚至有点零乱，整个人看上去有些慵懒。她几乎是用一种商量的语气在跟马欢说话。她说能不能加点卤子？马欢说，能。她说再加点辣子好吗？我喜欢吃辣的。马欢爽

快地说，好嘞！就在马欢不厌其烦地给这个好看的女子加这、加那个时候，城管的人来了。

那是一个自由发展起来的早市。平时城管人员常来，而且说来就来。一来，无论是卖菜的、卖水果的，还是卖鞋脚袜子、杂七杂八或者老鼠药的，也不管男的女的，年轻年老的，都一律挣命似的跑。当然，也有跑错的时候。那就是本来城管人员没来，不知道是谁看走了眼，还是故意使坏，总之是，一声“来了”，便立刻鸡飞狗跳，一时间摔了跟头、跑掉鞋的都有……其实，人家根本就没来。

先前就闹过这么一次了。哪想到一场虚惊刚过，许多人还没完全平静下来呢，城管人员就真的来了。以往，城管人员都是开着小卡车从小街的东口或者是西口来。不用说，从东口来，西边的人便宜，从西口来，东边的人就便宜。那边一纠缠，这边便闻风而逃，抓不住几个的。这一次却不同，他们是步行着从中间的一条胡同里插过来的，直插到马欢他们背后。

作为一次突然袭击，年轻的城管员第一个站到马欢身边的时候，马欢正和那个漂亮的女子交接豆腐脑儿呢。年轻的城管员是先看了那个漂亮的女子一眼之后，才看马欢的。这一眨眼的过程，竟把年轻城管员原有的想法改变了。他看着马欢，说小豆腐脑儿卖得不错啊，是吧？

说完这句话，他很平静地看着完全惊呆了的马欢，耳朵却听着别处。年轻的城管员本以为他的话会引出一阵笑，但没有。他扫了一眼围观的人，包括那个漂亮的女子，谁都没有笑。不但没笑，那个漂亮的女子甚至还用一种不太友好的目光看了他一眼。这使年轻的城管员的心情一下子就坏了。

他命令马欢，赶紧把豆腐脑儿桶搬到车上去！

当时，如果马欢听话可能也就没事了。但是没有。他也是看了那个漂亮的女子一眼，还“横”上了。

他说这咋搬？

把年轻的城管员问了一愣。

这时，老锅也过来了，他驼着背，仰着头，像个乞丐似的，一个劲儿

给那个城管员说好话。城管员却大声地训斥着老锅，他告诉老锅甭给他啰唆，啰唆也没用！就在这个时候，马欢瞅了一个冷子，突然推起那辆三轮车，朝着身后的胡同里跑去。谁知，没跑多远，就被那个年轻的城管员几个箭步拿住了。他二话没说，上前就给了马欢一个耳光。也不知他哪儿来那么大的火气！

按理说，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，从抗打能力上讲，挨一个耳光问题也不大。关键是那个耳光打得不一般，很有力度，它是携着一股小风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挥到马欢耳朵上的。当时只听“轰”的一声，马欢差点没跌倒。

没跌倒，马欢便说啥也不想在这里干了。当老锅和小坠儿从城管队把三轮车赎回来的时候，马欢已经收拾好了他的行李。这使老锅和小坠儿都非常痛心，特别是小坠儿，听说马欢要走，小家伙都流泪了。

其实马欢也舍不得走。他知道，在偌大的北京城要想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没那么容易，谁愿意像个乞丐似的，整天饿着肚子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转来转去呢？只是一想到那个耳光，他就觉得心里受到了一种伤害。他甚至后怕，要是那个年轻的城管员再稍微用点力，说不定，他的那只耳朵就损失了，就报废了呢。

离开老锅和小坠儿之后，马欢在城里转了好几天，才转到了这条小吃街上。

小吃街一派热闹。一家挨一家的小吃摊正比着赛地拉客。你只要往哪个摊位上看一眼，就会立刻招来一连串的叫声，热情得有些烦人。马欢一边躲着那些热情的招呼，一边左窥右觑。左窥右觑的时候，他终于发现了一张“招聘杂工一名”的小广告。马欢的眼前一亮，就奔过去了。

那是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铺子。像其他与此相连的铺子一样，圆瓦灰檐，绿窗红门，非常讲究。马欢背着那个很大的黑色帆布包走进铺子的时候，老板正在一块面板上和面。他四十多岁，红脸膛，身体十分敦实。听说马欢是前来应聘的，他先是打量了一下马欢，然后一边用力地揉着那个

面团，一边跟马欢说话。

他说，小家伙，我这里的活儿可是累啊。

马欢笑了。他知道这个老板是把自己看小了。马欢的确是不大，一眼看去，又黑又瘦，这是没办法的事，黄土高坡上长不出鸡鸭鱼肉，而一年四季的山风又太硬了。可尽管如此，马欢却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小伙子。在乡下，泥一把水一把的活不用说，到了北京之后，他什么样的苦没吃过，什么的罪没受过呢？

马欢的家在榆林山区。他是两年前来到北京的。没想到，这个做梦都让他向往的城市，很快就把他的雄心粉碎了。最初还算可以，他做过抄写员，当过刻字工……都是一些“挺文化”的事。说起来有趣儿，一个偶然的机，他还被一个叫“风”的小乐队拉去搞了半年音乐。只是搞来搞去却搞砸了。最终，他和那几个年轻人的梦想，就像那副被打烂的架子鼓，遗弃在城市边缘地带一处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。在一片炫目的阳光下，挥挥手，各奔东西，做了鸟兽散。

有了那次教训，马欢再没有“动动嗓子就可以赚钱”的想法（那是多么大的妄想啊）。为了谋生，什么送水工、洗车工，他都干过。马欢的职业换来换去，倒不是他这个人干什么都没有长性儿，在很多时候，他都是被别人炒掉的。当然，他炒别人的时候也有，却往往与工作无关，有时仅仅是因为自尊心的问题。有段时间，他曾给一个私人诊所张贴“专治各种性病”的小广告，每天像个地下工作者似的，出没于城市大街小巷，流窜于各类无人看管的破烂厕所之间。看四下里没人，把那些“一针就好”的小广告啪地糊在一个什么地方，然后马上离开现场——还不能跑，只能装作没事的样子，夹着腿紧走。特紧张，特兴奋。这种工作，马欢也只干了一个月，就同那个性病医生“拜拜”了。因为一个月下来，贴了几百张小广告的马欢，几乎没有拿到工资——这是马欢早就料到的事情。平时，那个年轻的性病医生，总是把前来就诊的病人说成是原来的“关系户”，或者是“回头客”，而埋怨那些小广告“没啥效益”。广告没效益，马欢就拿不到提成。拿不到提成这不是白玩吗？什么疱疹，梅毒，一针就好，治病救

人……快去你妈的吧。无论那个性病医生厚着一副眼镜对他怎么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最后，马欢还是以“拜拜”的形式，给了他痛快的一击。

马欢说，老板，我要是怕累，就不来应聘了。

这个老板是内蒙古人，他言语不多，人却厚道，决定留下马欢之后，他一开口就给马欢定了一个月五百块钱的工资，紧接着，又补充了一句，他说，干得好，再加。

马欢连连点头。说实话，马欢都激动了。夜里睡不着觉，他还翻来覆去地想呢，干不好，我还是个人吗！

这一次，马欢一干就是三年。

准确地说，马欢的故事，就是从这条小吃街上开始的。

第二天，马欢便正式上班了。他穿上雪白的工作服，再把印着红边儿的卫生帽一戴，人是空前的精神。一来到小吃街上，他全身所有的细胞都活跃起来了。能落脚在这么一个地方，马欢觉得一下子融到了一种大都市的繁华，精神禁不住一振。他恨不得找个没人的地方，吼上几嗓儿，再翻几个跟头。他甚至后悔，以前竟不知道北京还有这么个地方，此前两年多的时间里，他差不多是全溜了街边子了。

最初，马欢在这里干的是杂工。杂工的活很杂，扫地，洗碗，择香菜，剥葱，清理泔水……无论干啥，马欢都干得欢天喜地，全心全意。几天下来，他竟觉得什么也没干过似的，浑身是劲儿。

晚上九点，是小吃街关市的时间。时间一到，几百家小摊和铺子便继续收摊儿打烊。一时间，五颜六色的灯光气泡似的熄灭了。客人没了，老板和伙计走了，马欢还是不想离开铺子。他这儿瞅瞅，那儿看看，实在找不到可以做的事情，一骗腿，就骑到窗台上去了。一钩新月天如水。小吃街的夜多静呀，多美呀。马欢一边擦着玻璃，一边哼哼呀呀地唱了起来：

墙头上骑马还嫌低
面对面睡觉还想你

抱住情人亲了个嘴儿

肚子里的疙瘩化成水

土里土气的山曲儿，回旋在城市的静夜里，显得格外悦耳。细细听来，十分有趣儿。马欢喜欢唱歌，上学的时候就喜欢。他虽没受过音乐方面的训练，却像那块地界上的许多人一样，有着一副天生的好嗓子。《走西口》《赶牲灵》《大红果果剥皮皮》……要荤有荤，要素有素，相当地道。马欢记得，第一次听他唱这些歌的时候，小乐队那个年轻的队长都流泪了。流着流着，他把长头发往后一甩说，小马子（他管马欢叫小马子），你跟我走吧，我要是不让你把那些城里人唱死几个就怪了！遗憾的是没有。后来，那个小乐队是如何夭折的，那几个年轻人的雄心壮志是怎么被粉碎的，就不用说了。这样的事情，在北京城里比比皆是。现在，一想起这件事来马欢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。他想，太幼稚了，我要是成了歌星，我爸还犯得上整天在山上放羊吗？还不如到北京当歌星来呢。太可笑了，真是扯淡！

不过，一段时间之后，马欢就不唱了。原因是生意不好。生意不好，老板的情绪就不好。老板的情绪不好，当伙计的能一天到晚没心没肺地瞎唱吗？

这个老板经营的是荞面饸饹。“荞麦，产于我国北方山地。三角形，心脏状。属于绿色食品，口感好，并有降低血脂等保健之功效”——这些，在铺子前悬挂着的一方广告牌上，用即时贴刻出的楷体小字，都清清楚楚地写着呢。每天也都有许多人凑过来看。只是看了牌子再看实物，有些人的眼睛一下子就瞪大了，说，就这玩意儿啊？还降血脂哪？快拉倒吧，降什么降！黑糊糊的，一看就没食欲，不吃！

都不吃。

这才毁了哪。往往是，看着好大一盆卖不出去的饸饹，三个伙计全蔫了。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大眼瞪小眼，好像是犯了一个集体性的错误，个个屏声敛气，谁都不敢吭声。相比之下，倒是老板把事情看开了。他先

是蹲在那里不动声色地抽烟。抽着抽着，把烟狠劲地往地上一碾，他说去个尿的，不吃拉倒，咱自己吃！

每天晚上，小吃街还不到打烊的时间，别的铺子正卖得热火朝天呢，这个内蒙古人就率领几个年轻的伙计，蹲在铺子里吃饸饹。看着老板一言不语，马欢和别的伙计也不敢说啥，只是个吃。一时间，整个铺子里满是吃饸饹的声音了，突突噜噜的，山响。说实话，本来马欢也不喜欢这种食品，吃在嘴里硬挺挺的，味同嚼蜡，没什么意思。可一见老板蔫着脸一碗一碗地吃，马欢也就努力地吃起来，总觉得不多吃一碗，就对不住老板似的。直吃得肚子发胀了，叽里咕噜不好受了，最后，蹲在厕所里站不起来，他还叨叨咕咕地祈祷呢：财神老爷呀，快让我们的生意好起来吧！

可是没用。生意不但好不起来，相反，还越来越差了。有天晚上，天还没有黑，老板就让马欢关了铺子，破罐子破摔地说，去尿的，喝酒去！当时马欢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果然，在小吃街外边的一个小餐馆里，几杯酒下肚，老板红着眼圈告诉马欢和另外两个伙计，说是没办法，他想把这个铺子转出去了，不然肾都得赔掉了。

肾都要赔掉了，还请伙计喝酒，多好的老板啊。

那天晚上，从来不喝酒的马欢，他把眼睛都喝直了。离开餐馆，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恍恍惚惚，虚了，还一个劲儿地摇晃着，在两个伙计的搀扶下，他试试探探地迈着步子，样子十分有趣儿，就像在小乐队的时候，那个红头发的队长张牙舞爪地跳太空舞。一回到宿舍，马欢便觉得不行了，心口里堵着什么似的，相当的难受。他是为老板难受。他说老板，我给你唱个歌吧。一个伙计说，老板又没来，你唱什么唱？马欢说那我也唱。说着，便扯着嗓子喊了一句“哥哥你走西口……”刚要换气，哇的一声，就吐了。

几天之后，老板就带着两个小老乡回了内蒙古，说是去中蒙边界贩羊毛和羊皮去了。但是马欢留了下来，这是老板的意思。这个善良的老板把铺子转出去的时候对马欢说，给谁干都是打工，如果你想留下，我跟新老板说一下。

马欢怎么不想留下哪。虽说时间不长，但马欢已经喜欢上这条小吃街了。它繁华，热闹。每天都能看到来自天南地北的客人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。人头攒动中，还常常夹杂着一些高个子的外国人——他们鹤立鸡群地在人流里转来转去，终于选了一串炸蝎子，拿在手上却不敢吃，歪着头，鸡捉虫儿似的，一门儿地端详，特犹豫，特怀疑的样子。这是一个可以看到世界的窗口啊。有一天，马欢在这个“窗口”里还碰到过他们的村长呢。没想到，在乡下皇帝一样的村长，到了北京就啥都不是了，理都没人理了。正所谓，不到北京你不知道官小啊。相反，倒是马欢显得比村长都活跃了，牛皮了。那天，他主人似的领着村长在小吃街里转来转去，所到之处，有许多熟悉的人跟他打着招呼。这使马欢感到特别自豪。那天，他一连请了村长好几种小吃。村长一边打嗝，一边感叹，说妈勒个巴子的，没想到你在这里干上了，他说行啊行啊。听村长的口气，好像能在这么一个地方打工，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。

可是留下来之后，马欢又有点后悔了。新老板是个城里人，四十多岁，身材魁梧，是个大胖子，喉咙很粗，说话的时候，两道眉毛一耸一耸的。马欢觉得这个胖老板有点凶，有点霸道。后来证明，马欢的这种担心完全多余，毫无道理。实际上，这个胖老板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。没事的时候，他总习惯于把身上那件黑色的T恤衫挽上去，露出肚皮和肚皮上那道斜着的刀疤。即使城管人员来了，防疫人员来了，或者其他什么管理部门的人来了，他都不觉得有什么不雅，一律露着。他一边抚摸着肚皮上的刀疤，一边跟那些穿制服的人撒谎。他不说自己是个做过心脏手术的下岗工人，而是告诉人家，他是“刚出来的”。结果，弄得那些本来横眉立目的人，马上调整面孔，非常客气。直到那些人走了，胖老板还骂人家是装孙子呢，特有意思。绝不像那个内蒙古的老板那样，同样是长得驴高马大的一个人，不知为什么，一见到穿制服的人来，就不行了，草鸡了，一句话没说，嘴角便哆嗦上了。

马欢想，如此看来，人和人是不一样的。

胖老板经营的小吃，也与先前的老板不同。他打出的招牌是：三代祖

传——白水羊头。

铺子从那个内蒙古人手里盘过来之后，除了马欢，胖老板又招聘了两个伙计。按照他的吩咐，马欢和两个伙计在铺子里支上液化气灶，用黑色大理石更换了原来的木案板，各种调料小盆儿摆上了，羊头肉也进回来了，万事俱备。胖老板对那个做师傅的伙计说，这就齐活儿了，还愣着干啥？整吧？

当时，那个做师傅的伙计却无从下手。他怯怯地看着胖老板，欲言又止。老板一问，才知道他是在等着老板的秘方呢。胖老板不解地看着那个伙计，样子都有点蒙了，他说秘方？什么秘方？伙计说，不是三代祖传吗？胖老板一听，噗的一声笑起来。他一边笑，一边用手指头点着这个伙计的额头，小声地骂了他一句傻蛋，然后眉毛一挑说，什么秘传？都是秘传了哪还有秘传？都是正宗了哪还有正宗？三代秘传……谁传我？我就等着你们好好整哪，整好了，我再往下传吧，明白了吗？说着，胖老板的大手在那个伙计的肩膀上啪地拍了一把，又信任地按了两按，鼓励道：您是师傅，您就放开手整吧！

于是铺子就开张了。

生意居然不错。每天，做师傅的伙计和打下手的杂工都忙得团团转。一天下来，就连胖老板也累得常用拳头去敲打自己的后背。没多久，他实在坚持不住，只好又雇了个伙计，把自己替了下来。

相比之下，整个铺子里除了老板，也就是马欢显得轻松一些。铺子开张之后，胖老板没叫马欢干他以前的杂工，而是告诉他，你啥也甭干，给我专门喊号！

原来，在小吃街，每个摊位几乎都有一个专门喊号的伙计。这个伙计的衣着打扮，因本家字号的不同而千差万别。比如，新疆羊肉串的铺子前，总是站着一个维吾尔族小伙子，穿戴一身民族服装，留着一脸络腮胡子，一边用生硬的汉语不停地喊“羊肉串！羊肉串”，一边用手指着过往的客人，一个劲儿“得儿得儿”地叫，吓得一些姑娘边躲边笑。总之，属于民族风味的，就穿民族服装；是传统小吃的，必是“复古”打扮。于

是，被装扮起来的姑娘和小伙子，操着不同的口音，或长声短调儿，或说笑逗唱，各显其能地招徕顾客。

马欢有一副能唱陕北信天游的好嗓子，听老板说让他喊号时，他认为这不过是小菜一碟的事情。其实不然。根据胖老板的意思，喊号时，还要在“白水羊头”前边加上“吃来”这两个字。而且声音必须洪亮，喊出来的时候，要像剧台上的京戏，让人觉得字正腔圆。腔儿，当然指的是老北京人的腔儿。现代人用老北京人的腔调去喊，说到底就是模拟，有点表演的性质。但是你又不能让人觉得你是在表演，要让人感觉到你是在实实在在地做着生意，为了生意，你才这么喊的。说着，胖老板还小声地给马欢作了一个示范：吃来——白——水——羊——头——

喊完了，胖老板觉得非常成功。他看着马欢，说就是这样，很简单，一学就会！

马欢看着胖老板非常自负的样子，很老实地笑了一下。他认真着表情，在心里默练了一遍，又体会一下，觉得还行，没什么问题。

胖老板让他出去试试。

马欢跃跃欲试地出去了。

正是中午，小吃街上男男女女，人头攒动。马欢站在人群里，试探了半天，他刚喊出一个“吃”字，就觉得头发都竖了起来，嗓子像呛住了什么东西。他一转身，就钻进了铺子里。

怎么啦？怎么啦？

胖老板急赤白脸地看着马欢。

马欢红着脸，想笑，又不敢笑。他嗫嚅着说，我有点不敢，挺害臊的……

胖老板凶着脸，说真他妈完蛋，害什么臊，害臊？说完，他用手指头不屑地点了点马欢，一种无话可说的样子，然后一转身，他自己也扑哧一声笑了。

笑了一阵子之后，胖老板这才正式生气了。他说没事儿的时候你丫学驴叫，干正经的，你倒张不开嘴了，我还以为你丫是个人才呢！